

韩国“最受欢迎的作家”寅正玉作品

# 爱尔兰 Ireland

[韩] 寅正玉◎著  
林 夕◎译

彼此相爱，爱情不是回忆，而是现在。爱情不是理想，而是现实。

相爱的人就应该在此时此刻爱着彼此。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韓劇  
經典

# 爱尔兰

[韩]寅正玉 著

林夕译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版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6-5741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爱尔兰/(韩)寅正玉著;林夕译.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2006.10

ISBN 7-5057-2264-6

I.爱... II.①寅... ②林... III.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  
IV.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7267 号

IRELAND (drama novel) by In,Jung-Ok

copyright © 2005 by MBC

All right reserved

本书原版权者为 MBC, 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, 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。

书 名 爱尔兰  
作 者 (韩)寅正玉  
出 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
发 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
印 刷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  
规 格 640×960 毫米 16 开本  
14.25 印张 960 千字  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7-5057-2264-6/I·612  
定 价 20.00 元  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
邮 编 100028 电话(010)64666876

## Episode 1

笔直的公路，高低整齐的矮树，水笼头旋转着灌溉着这一片绿丛。

“砰、砰、砰”三声枪响划破了白日的宁静，男孩的头部中枪，血沿着额际蜿蜒如河，因为失去了呼吸，那脑袋轰然一声沉重地磕在汽车玻璃窗上，染红了一片……

女孩已经发不出尖叫，因为受惊过度，声音卡在喉间，泪水盘旋在眼眶里……眼神绝望而凄楚。

开往韩国的班机上，大部分人昏昏欲睡，空气里有股令人窒息的沉静。中儿没法像身边的乘客一样入睡。脑海里不断地有些片断在闪回，枪声、尖叫，鲜血顺着彼特的脸往下流，不过瞬间，已经血流满面。中儿控制不住地把头往机窗上磕，一声声，机械地似乎感觉不到疼痛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感觉好受了一些，坐直了身体，只有眼睛兀自睁得好大。

在这架飞机上，除了睡不着的中儿，还有一位保镖——江国，也忙得焦头烂额。因为自己的老板社长，一喝醉酒便成了一摊泥，需要人跟在后面马不停蹄地照顾着。此时，社长手里还持着酒杯大大地灌了一口，发出满足声音。白衬衫黑西装打扮的江国立于社长座位旁，并拢的双手里拿着纸巾，随时给社长擦去嘴角的酒渍。社长早已喝得半醉，喜欢拿江国开玩笑，故意把纸巾扔在地上让江国去捡，就在江国上一步俯下身子准备去捡的时候，社长脸上立马呈现出色迷迷的表情。对于一个标准的色狼来说，喝醉酒和清醒的时刻里一样对圆形物状保持着注意力。只听老板感慨一声：“你的屁股真圆啊！”话未完，手已经伸出来拍打着江





国，江国对这醉酒的且是自己老板的人很无奈地看了一眼。

空姐走到江国这边时，江国为自己耍酒疯的老板感到抱歉，空姐永远都保持着最温柔的微笑，反过来宽慰江国，让江国不要费心。江国心里很感激，然而却不得不提醒好心的空姐小心自己的腿，话说出口，空姐也感觉到异样，原来社长的手已不安份地扯住空姐的裙尾，空姐拍打那只不知好歹的手，虽然尴尬，却仍好风度地抿一抿唇，赶紧离开这是非地。

被破坏好事的社长生气地拧江国的腿。江国喊疼，社长却站起身，嘴里抱怨着，“你干嘛说我坏话？保镖竟然说老板坏话，臭小子！”手指点在江国的脑门上，人又一股脑儿地坐下，身子沾上了座位就发出了鼾声。

好不容易得到安宁的江国此刻只有一个感觉，饿，非常的饿。

狭小的茶水间里只有江国一个人，方便面在饥饿的时候闻上去格外的香，江国用筷子在面桶里搅拌着，哧溜吸一口，人间美味！

有人一把拉开帘子，是中儿。中儿看一眼这吃着泡面的男人，顺手又拉好帘子。

江国认出进来的女孩是自己的邻座。女孩的眼睛很大，看人的时候很直接，让人喘不过气。因为睡眠不好的缘故，眼角下有一层黑。浓密的秀发编成两条辫子，垂在肩头。

中儿自手提小包包里拿出药来，喝水，背靠着墙壁，继续盯着吃面的江国看，那看的姿态是富有侵略感的，不征询任何同意的感觉，也不怕得到任何出乎意料的回应。江国吃一口面，喝汤时发出声音，他也感觉到女孩在盯着他看，抬头视线碰上，女孩不闪不避，吃面的江国倒有些不安，这空间实在狭小，一个人好整以暇地盯着自己吃面条，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，可是也不能无礼地禁止别人去看啊。

江国感觉方便面的滋味没有原先那么香了，脑袋里想的是赶快吃完吧。

江国没有想到她会先开口跟他说话，“好吃吗？”问得好像他们是熟人般，虽然无礼，但江国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她味道确实很好。

她却责备他，“可是你干嘛老走来走去不呆在自己的位子上？”江国起初没听明白她是什么意思，随即又明白了，自己照顾喝醉的老板在机舱里走来走去弄出了不少动静，一定是打扰到了她。中儿并不想细听江国的解释，吃完药，拿上包包，拉开帘子走出去了。江国看着女孩离开的方向，嘴里咀嚼的方便面一时更加无味，真是莫名其妙，被一个陌生女孩责备，并且人家似乎并不打算听他的任何理由，好好一顿人间美味就被这样一个女孩给破坏了。

中儿吃完药回到自己座位上，感觉脑袋没有那么痛了，好像清醒了些。看着机窗上面自己脑袋刚刚碰磕过的地方，一时间感觉很刺目，玻璃反射出的光，混沌的脏，虽说可能这只是心理上的一种感觉。中儿从包包里取出纸巾在机窗上擦拭，越擦心里越焦躁，那些眼中的肮脏不是仅凭薄薄的纸巾可以擦拭干净。

江国吃完面，胃里充塞着这温暖简易的食品，觉得很踏实。老板闹够了睡得很死，江国往自己的座位上走去，快到自己的座位上时，看见那态度恶劣的女孩正拿着纸巾在机窗上狠狠擦拭着什么，真是奇怪的人。

江国正一正身子，稳稳坐下去。

中儿兀自睁着大眼睛，手不断地擦拭着窗子，问坐下来的江国：“窗户黏了我脸上的污垢，脏吧？”

江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，询问她，她却置若罔闻，手里的纸巾在机窗上用了力气狠狠擦几下，把揉成团的纸扔在包包上，顺手又将膝上的毛毯拉高，裹好身子。江国眨眨眼，疑惑的注视着中儿，她在说什么，为什么对这玻璃好像有着深仇大恨般，为何做的事情说出的话透着古怪。

中儿却像晓得他在看她，“不要看我！”几近于霸道。江国被她发觉自己在看她，觉得好丢脸，她又那么凶，索性别过了身子不作声。中儿不见江国辩解或者承认的声音，眼睛睁开，头扭到江国这一边，执意地追问他为何要看她，江国哪里肯承认，在中儿的追问之下，慌张之下居然拿起手边的杂志假装看书，想蒙混过这令人尴尬的追问。中儿是故意的，她知道他在看她，是因为她并没有闭上眼睛，不过半眯着眼，那男孩探究





的眼神让她感觉不舒服,就好像被人一直得打量猜测着,是一种变相的审问啊。中儿见江国假装看书不理她的质询,干脆把脸凑向江国,很明显这一招很有效,江国被她突然凑过来的脸吓了一跳,从江国的反应可以确认,他几乎是不自觉地迅速往后挪动了身体,嘴里却强硬着,“那又怎么样,看了又怎么样,明明闭着眼,怎么知道我看了。还……真难为情。”

中儿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,身子又缩回自己的座位。不理江国的好奇——为何要半闭着眼这件事。中儿决定转移话题,“你看我像哪国人?”江国看中儿的样子,理所当然地讲是韩国人。中儿对这个答案心里感觉有些复杂,平常别人都说她像日本人,没想到自己原来还是很像一个韩国人,但表面上,喉间仍发出轻蔑的哼哼声,表示对江国的答案持可笑态度。当中儿说别人都说她像日本人时,江国又以为中儿是日本人,但立刻被中儿否定掉,“不是,是爱尔兰人。”说完后偏头便不理江国。

江国一头雾水,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?在茶水间看我的眼神就透着古怪,忽冷忽热的,江国只觉心里头好像有一只小动物在肆无忌惮地奔跑,脸上一发热,有一个念头就冒了出来,并且非问不可的念头,吱唔着问闭上眼睛休息的中儿:“这个……你不会喜欢我吧。”

中儿没想到江国会问这样的问题,多可笑啊,总不能因为多看了一个人几眼、多说了几句话就是喜欢的意思吧,迎着江国询问的视线,简单一句“疯了吗”,江国的脸就耷了下来,收回自己的欢喜,明明是她先惹他的。两个人对视一下。江国不想再惹这煞星,转头装睡。

中儿看着扭过头去睡觉的江国,觉得更加难以入睡,是太寂寞了吗,才要这样跟一个人说话,心里想着睡不着,嘴里也就说了出来,近于自言自语。

江国听见中儿喃喃地重复说:“睡不着,睡不着。”语气既像陈述一事实,又像对谁抱怨。江国没有克制住不再理她的想法,转了头来看她,“那怎么办?”话问完,又收回视线。忍不住又再看她,她的双眼却已蓄满

了眼泪。

中儿低低说一句：“帮我。”对着空气，或者对着这陌生的江国。

江国看见中儿的眼泪反而更加无措，坐直身体，把衬衫领口松了又松，看着脸上挂着两行清泪的女孩失却了刚刚近于蛮横的表情，脆弱茫然地把头倚在玻璃窗。

中儿好像一下子丢了魂魄，“睡不着”，喃喃着，头部缓慢地一声一声磕着窗。江国被吓住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只能伸了手放在玻璃上，让女孩的头磕在自己的手掌心上，这样至少能减少一些疼痛。心中不忍，劝她：“别这样，我真的有点害怕了。”

她说：“拿开，很脏。”

江国不敢轻举妄动，听她的话，把手拿开，她停下了动作，吸口气，说：“我的脸很脏，像屎一样，客机抹上了，你的手也沾上屎了。”说完话，头扭向机窗的方向，抽泣着。

诗恩是一个三流女演员。

这会儿诗恩戴着一顶粉色的假发躺在硕大一只床上。床周围是拍摄器材，拍摄器材后面是工作人员。男人们对于三级片的拍摄现场大概有着一一种意淫式的想象，而在国是冲着诗恩本人来的。

外面正下着雨，雷声隆隆，闪电一阵接一阵把这黑暗的屋子照得发亮，金色的纸糊的门窗，地上散落的颜色夸张鲜艳的内衣。也照亮了躺在大床上的诗恩。在国蹲在工作人员间，很紧张地看着诗恩旁边那些站不稳的铁架，闪电一亮，摇摇欲坠的铁架顺势倒下，只听见诗恩一声尖叫。

是在国扑了上前护着她。

“啊，什么呀，怎么办呢，监督呢，在哪儿，又不是第一次，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做事，快点上蜡烛。”黑暗里导演气极败坏的声音。

烛火在副导演手里一点点地移动，从地上红色的内衣，其他工作人员脚，终于移至诗恩那里。副导演一边喊在国的名字一边把倒下的铁架移开。

诗恩有一张圆鼓鼓的脸，涂了过多的胭脂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





上许多,成熟又娇艳。

诗恩听见副导演的话,问压在她身上的男人:“在国?喂,你是谁?”

在国用下巴点了点副导演,“他的朋友。”

副导演动手去拉在国,一边解释着,“说来看看,在国快起来。”

“起不来了,头疼。”在国赖在诗恩身上不起来,又拉诗恩的手,“摸摸我的头吧。”

诗恩呵呵笑,用力打了一下在国的头。

在国大叫,“干嘛打我?”继而呵呵地道,“晕了,晕了。”眼皮往上翻,露出眼白来,假装晕倒在诗恩胸前,低声地笑,“可是小姐,没想到还挺丰满的。”

诗恩呵呵笑,“挺油嘴滑舌地呢,把头拿开。”手直接扯着在国的头发,在国的头部吃了痛,就挪开了位置,龇牙咧嘴。

诗恩之所以这样做,是因为自己胸部做过整形手术,怕那家伙把胶膜压坏了。

屋檐下,在国探出头用手试了试雨的大小。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地把拍摄器材往车上搬。

导演和诗恩走了出来。导演是一个多话的爱教训人的家伙。

“快点熟悉角色吧,上一次也是没准备好给耽误了,好好做事吧,真是的。一定要准备好。”

“这样的电影呢光靠这些显不出。”诗恩停顿一下,拍拍自己的胸,继续说:“得靠我这样夸张的身材才可以,是不是啊?”诗恩笑眯眯的。

导演自然答不是。诗恩顶嘴,导演听到问她讲什么,诗恩假装没有听到,叫住不远处的副导演:“副导演,能帮我开车来吗?如果淋雨,我可能会得白血病喔。”

副导演欣然应允而去。

导演仍然说:“熟悉角色是很重要的,你为什么不得呢,也太无知。无知什么呢,作品,作品里应该有灵魂,灵魂啊灵魂,然后呢,为什么淋雨会得白血病?”一边说,一边戴上帽子走向车子,“下雨,这是哭,是忧郁症啊。”

诗恩微笑，“走好啊，导演。”

待导演走远，诗恩脸上的微笑又敛住，迅即垮下来，喃喃抱怨着：“角色是什么呀，头痛啊。”

在门边的在国不想被自言自语的诗恩忽视，故意撞了一下诗恩，咧开嘴巴笑，亦附和道：“就是。”

诗恩看着这个在现场扑到自己身上受了铁架一记的男人，却只关注到他的牙齿：“他妈的牙齿怎么那样，都是牙石！”

“因为上了岁数嘛！”

“那么老了索性都拔了安假牙得了。”

“没钱喔，你给我钱吧。”

“脑袋进虫子啦。”

“刚才不是砸到脑袋了吗？还不是为了救你，可能那个时候进了虫子呢！”

“那么要赔钱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怎么不懂我的心呢？”

诗恩发觉这个男人笑的时候有种特别的无赖劲儿，但并不惹人讨厌。

副导演把诗恩的车开了过来，又叮嘱她明天不要迟到。诗恩在副导演面前尽量显得爽朗乖巧，毕竟这个地方也只有副导演一个人还看得过去。待副导演走到另一边取车，诗恩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，嘟起嘴，没有戴假发的诗恩看上去和别的少女一样，不经意间流露出孩子气。

副导演招呼在国一起离开，在国做一个你先走的手势，副导演很羡慕他泡妞的本事，一边唏嘘着，开着车离开。诗恩见只剩下她和在国两个人，便向在国道再见，双手搭在头顶，往车的方向跑。在国没有车、也没有伞、兜里也没有钱、也没有如副导演所想象的泡妞好本事，对于诗恩，他所抱的念头清纯得让自己吃惊，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儿童演员韩诗恩，因着她的缘故才把那难看的连续剧好不容易看完，今天晚上来摄影棚只是想看看她，对于她的消息在国比一般人要了解得多，她小时候家境很好，后来破产了，现在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，为着养家糊口再烂的





剧本也要接。

在国觉得她很不开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能够理解或者说感受到。或者仅仅凭她在背对人的时候脸上的笑容会迅速消失掉，他看着雨中诗恩的背影，说：“像个天使。”声音那么低，好像只是在心中自己私藏的一个念头，然而诗恩还是听见了，疑惑地看着他。

“会得白血病的，快上车吧。”在国催诗恩。

“谁啊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说谁像天使？”

“你知道的。”

“我！”

“色情天使。”

诗恩轻哼一声，“和你说话会染虫子的。”扭身准备上车。

“伤心天使。”在国淡淡地说。

诗恩停下，眼睛瞪大了，脸更显得圆呼呼。

“你不开心吧。”在国脸上有种淡定和了若指掌的神情。

“开心啊，怎么样？”诗恩的头微仰着否定。

在国嘴巴微撇，拿出烟来，缓缓蹲下，烟被水沾湿了，打火机点不着。

“这样看你的脸，不是雨淋着你的身体，好像是泪水在淋着，不知道是我没事做，还是我能理解的关系，反正我的眼睛看到了这些。”

电突然来了。四周亮了起来。在国笑眯眯地说，“被迷惑了？”

诗恩终于笑了起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雨水的缘故，诗恩的脸上有一种明净的光泽，“这些话听上去的确有点甜得让人迷糊，大叔。”

在国蹲着的身体，肩膀收起来，微微地笑。诗恩也算了耸肩，与在国对视着笑。在国立起身来，屋檐下的他显得很高大，与环抱着自己胳膊的诗恩就这么对视着。

机场休息室的沙发上，社长头枕在江国的大腿上沉睡着，呼吸均匀。这模样着实古怪，来往拖着行李的人们免不了对江国行注目礼。

江国叹口气，“真丢脸，像小孩子。”

那睡着的社长居然应答，“妈妈，我得了一百分。”呵呵痴笑两声，移动着身体寻找更舒服的睡姿。

江国无奈地撇过头，看见那黑色的包包。是中儿在飞机上遗忘的包。江国是抱着好奇心打开这包包的，当然心里头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理由：我只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

拉开拉链，看到的头一件物什是医生用的那种有着长长皮管子的听诊器，看两眼，放一边。又拿出一个正在织的毛线物品，看上去可能是要织一条围巾，江国顺手又塞回，又找出一个银色的笔袋状的包，白色的塑料药瓶子，还有针线类的小东西。江国不死心地翻找，却看到了护照，护照上面贴着一个女孩的相片，看上去相当快乐，笑容可掬的模样，虽然在飞机上见到的女孩表情几乎完全相反，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是她。江国突然回过神来，把刚刚翻出的东西一股脑儿塞回包里，急欲起身，躺在他大腿上安枕的社长随着他起身的动作摔倒地上，也只是哼哼两声，继续睡觉。

江国奔跑着，在人群里张望寻找着中儿的身影。要在偌大的机场寻一个人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何况还是陌生人。江国说不好自己的感觉，虽说是陌生，却也称得上印象深记，那女孩看上去真是矛盾，上一秒还是一脸蛮横的表情，下一秒却又像玻璃一般脆弱地请求他帮助她。

在韩国人通行处，先是看到一双脚穿着黑色的靴子不安分地在地上摆动着，绿色的裙摆，红色的帽子，江国不敢确定是不是她，待那人感觉到目光露出半个侧脸来，江国知道是她，对她摆着手。中儿不明所以，缩回身子。又一点一点从背靠物后露出脸看着江国。江国对中儿摆动右手上的护照，又晃动左手上的黑色包包。这下子中儿明白过来。

中儿站了起来。

“是她的护照。”江国向海关解释。

“慌了吧，真可怜。”江国心想。

中儿突然往前走。

江国吓了一跳，也跟上。走到外国人通行处。

“包丢了，吓着了。我也差点没看见就出来了，幸运吧，因为我捡





到了。”江国不觉得自己是喜欢说话的人，但见到她，一口气却说了这么多。

中儿没有说话。江国循着中儿的视线看见那被打开的包，很凌乱。

“打开包是为了确认你的身份好还给你。”这个理由听上去很合理的样子。

中儿并不对江国道谢，办完手续，径直越过江国，走两步，想起什么的才停下。江国温柔地笑。中儿只是问他汉城哪家宾馆最好，江国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到宾馆的层次不好回答，正吱唔着，中儿一瞪眼，江国说出一个自己最熟悉的宾馆名字，那是自己工作的地方。中儿得到答案，一如以往，一言未发，转身即走。江国这个好脾气的男生亦收敛了笑容，觉得此人有些欠揍，明明帮了她，却总好像一副理所当然活该欠她的样子。

从机场回饭店的车上，社长酒还没有醒，在后座胡言乱语，令司机忍不住捧腹。司机向江国保证不会把社长说胡话的事情到外面说，只在车里笑。江国脸上也微微地泛起笑容，看向车窗外，却看见了在等出租车的中儿，后视镜内中儿越来越远，那女孩微微仰着头，看上去很寂静。

中儿在等出租车。不知为何，脸上有种莫名的微笑，好像一个神游在外的人。她并没有注意到江国刚刚从她身边驶过，她注意不到这些外界的存在。这许多年来第一次踏上韩国的土地，虽说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韩国人，内心并不忌讳承认自己在爱尔兰只是被收养的孩子。努力呼吸着这空气，能否寻找到一种童年记忆里的熟悉感？

出租车疾驶着。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海。中儿询问司机这是否是汉江，回答却说是大海，离汉江还有一段距离。

记忆却乘着这海浪驶回爱尔兰那片土地。是在爱尔兰的海边，彼特一直追着她，一边追一边吼叫着让她把包还给他，到最后儿她停住奔跑中的身体，用力把手中的包扔了出去。那包在空中翻滚了几下，坠入海浪的波涛声中，仍激出浪花，发出了响声。

她重重地喘着气。彼特上前握她的肩，“乔治亚，你听我解释。”

她一巴掌打在彼特脸上，彼特背过身去，缓慢地走开。她想拉住他，却使不上力。

她一个人站在那高高的海岸上。大海没有边际。

中儿的思绪在爱尔兰与汉城的大海之间徘徊。从那里到这里都是大海。

出租车和中儿的思绪一般，疾驰着。大桥在中儿的眼前延伸着。

健身房内，诗恩在慢跑，额上渗出细密的汗。听见旁边的两个女人窃窃私语着，议论着一名正在后面做运动的女演员。诗恩嘘口气，走向女人们的议论对象，那名女演员戴着耳机正在做扩胸运动。诗恩手插在腰上，语气挑衅，“付一样的钱，光你自己做，是不是有点过份，大家一起轮流做不好吗？小心胸部会爆开。”女演员错愕过后，也不和诗恩争辩，大方地把器材让给诗恩，诗恩看着女演员走去另一台器械，因为没得到对方的回应感觉自己倒成了坏人，又很羡慕女演员的身材，这么大年纪仍没有一点赘肉。诗恩用了力气把那吊臂往胸前扣，喘着气，嘟囔着嘴巴，因为太用力表情痛苦状，只二三下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力气了。

在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去问在国的继父，得到的答案可能如在国所预料的，垃圾一样的人吧。在国自己会说这么复杂的问题哪里会有答案呢。在国独自在家，感觉舒服多了，戴着塑胶手套，一边洗碗，一边跟着耳机里的歌声唱着。拿着碗碟，舞动着身体。

听见开门声。在国心想应该是妈妈回来了，扭动着身体往门边移去，歌声唱到尽头，不由自主做了一个手臂上举的定格姿态，恰好迎上继父的目光。

继父头顶的几咎头发已经花白了，额前皱纹拥挤着。

在国心想真倒霉，又要被这老头教训了。

“得了，得了，当心骨折，也不看看你多大了。”继父看着在国的手势，把手上的塑料袋子递给在国。塑料袋子里装的是青花鱼，继父告诫他要整条一起烤，不要切开，会损坏鱼的味道，话还没说完，听得厨房里一阵





剁鱼声,继父冲进厨房去,案板上青花鱼已经剁成四截。

面对继父的责问,在国哎哟一笑,“不听您的话,您又不是不知道。要打就打吧,大不了我一声不吭就是。”

“打你的劲还是有的。可打了你,已经切开的鱼还能回原样吗?”继父不想理在国故意的挑衅,转身想离开厨房。

“您当然有劲啊,有使不完的劲啊,所以才能娶个年轻媳妇儿。”继父闻言停住身体诧异地望着在国。

“可是爷爷您听我说吧,您以为因为您劲大才娶到我妈的吗?其实不是,她是看上了你的钱,上次她也这么对我说,再婚后把财产什么的抢过来,真的。”

在国从来没有叫过他爸爸,当面居然称他爷爷,他这样故意地难为他。

继父身体颤抖着。

“妈妈也是挺奸诈的,很讨厌吧。其实你那点财产,对我算个屁啊。可是我们原来什么也没有,所以就是那么一点钱我们也是想要的。”

继父忍无可忍打了在国一巴掌。

在国抚着自己的脸。“没什么劲,真荒唐,怎么拳头像棉花糖似的。我看到,你怕妈离开你,所以才容忍我这么个败类。真郁闷;再则觉得你比我更不如,所以更郁闷。比我都差的男人竟然是我妈的丈夫,真他妈的气愤。皱纹也太多了,连头发都光了……声音也怪里怪气。”

继父低下头,未语。

手边的鱼却快烤糊了,在国一把掀开锅上盖着的报纸。心中亦有些不忍,为何要说这些话呢?

在国妈回来看见丈夫也在厨房,有些吃惊,丈夫满头的汗,又低着头一语不发,在国妈心里已经知道在国又惹事了,得知在国已经挨了打,站在两个男人中间的妈妈,最终还是面向丈夫。那老去的男人像小孩子一样低垂着头。妈妈为了缓和气氛,建议丈夫出去吃晚餐。

“以后再不动拳头了,对不起。”继父向在国道歉。

“用什么对不起,他……”妈妈话还没说完,丈夫继续说:“你,就从我

们家搬出去吧,即使只活几小时,我也想和你妈妈快乐地过完最后。”

继父一直垂着眼皮讲话,不看在国妈惊诧的神情,也不看在国的反应。铁了心把要说的话继续说完,“没有你的话我会更好,对不起,在国妈。”说完,走了出去。

在国重重呼出一口气,赌气地说着话,不理妈妈让他去和继父道歉的话。

“如果没有我,妈妈也幸福吧。妈妈也真是的,说不出,真是孤独啊。”

妈妈木然的近于悲伤的表情,不再盯着在国看,头扭向一边去。

妈妈吞吐着说出实话:“我,真的很喜欢他,比你还……对不起。”

在国心痛地伸出手扶在妈妈肩上。“努力生活吧,我也试着过好没有你的日子。我们都松口气过着吧。到时候中儿也会回来的。她回来,你也会回来的,回到这世上来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死了?回到这个世上?”

“死了!中儿被人收养的时候,当你六岁的时候,你已经死了,为了不让中儿走,你藏了她的鞋,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,我们可怜的在国,已经死了,是我杀了你呀!是我!”妈妈双手掩面哭泣。

在国不想再听妈妈提起中儿,故意打断她,装做听不懂她在说什么。“你在说什么?中儿是什么?吃的吗?你就快吃青花鱼吧。叫老头吃晚饭吧,像垃圾似的人给他准备最后的晚餐,这个青花鱼,我给他用胶布黏上,让他整条好好享用吧。”

饭店里,江国和其他下属跟随在社长身侧,社长恢复了清醒时的干练。

江国眼尖,看见楼梯末尾转角处,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正向社长的方向而来。江国奔跑至社长他们前面,男子恰从手提袋子里掏出鸡蛋狠命扔过来,江国躲闪开,鸡蛋在墙壁上砸碎,蛋壳还粘在墙上。江国把社长推到另一边,其他的手下趁势护住社长。那男子也就直朝江国扑了上来,江国将男子按于墙上,并没有对男子动手。

“你们这些垃圾,我恨你们,打吧,杀了我吧,不是要给你们鸡蛋吗?”







你这个家伙。”男子一边咒骂，一边将剩下的鸡蛋一个个敲在江国头上，不一会，江国额发脸颊上已经全被蛋清蛋黄给粘住。男子亦不肯罢休，扭了头就开始咬江国的手臂，江国吃痛，一招已经将男子制于地上，拳头却固定在空中，不忍心打下去。

“打吧，打死我吧。”那男人一副不要活的样子。江国松开男子的衣领，起身，顺手也拉起男子半个身子。

“不是给你买的鸡蛋，你为什么挡住了？对身体有营养的好东西，为什么要给你们这些垃圾们？我是傻瓜。”

“请起来，然后静静地离开吧。”江国抹一下脸上的粘液，说道：“就当没有发生。”

男人看江国一眼，爬起来，背对着江国，“我还会再来的。”

江国看着男人颠簸着离开的身影，“那鸡蛋，无论什么时候还是都给我吧。让我替我们社长……好让您消消气。我很喜欢鸡蛋。”

江国走到护栏边，看着男人乘着电梯下去，“大叔，谢谢你的鸡蛋。”

饭店里，中儿沉溺在回忆之中，拿着硬币坐在窗台边，大声地哭泣着。彼特静止的没有呼吸的脸，鲜血染红了衣裳，那硬币是从死去的彼特口袋里滚落出来。中儿手里的枪砰然掉落在地上，肩膀被哭泣耸动着。

歇斯底里的中儿，哭到无法呼吸的一刻，突然又静止下来，手里是那条墨绿的围巾，刚刚织了个开头，一边抽泣，一边把线缠绕到针上，突然又大声地哭，近于干嚎。这样反反复复。

诗恩家中人口很多，爸爸妈妈大弟小妹们都挤在地板上嚼着薯片看电视。诗恩用脚踢弟弟让他去取可乐，弟弟又支使小妹，一家人吵吵嚷嚷着，终究谁也没拿来可乐。

手机响，是在国打来的。诗恩的脸上浮现一丝笑容，接受了在国的约会的邀请。

便利商店外，在国一直笑眯眯地看着诗恩，诗恩啜吸着饮料，表情是不好接近的，在国不害怕，亦可以逗得诗恩笑出声来。为了省钱，两个人